



星海

XING ZHI HAI

卫风◎著

一光年的距离也阻挡不了我对你的爱
等我，my love
我的飞船将在下一秒抵达
你的心河



星海

XING ZHI HAI

卫风◎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星之海/卫风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80755 - 467 - 7

I. 星… II. 卫…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1528 号

书 名: 星之海
著 者: 卫 风

责任编辑 阎 丽
特约编辑 侯 开 刘碧蓉
责任校对 李 鸥
封面设计 第 7 印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网 址 [http: //www. hspul. com](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 - 88643226/32/35/43
传 真 0311 - 88643234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980 × 70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5 - 467 - 7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 起程·····	001
第 二 章 · 重逢·····	009
第 三 章 · 求婚·····	016
第 四 章 · 选择·····	023
第 五 章 · 公证·····	030
第 六 章 · 同行·····	038
第 七 章 · 朋友·····	046
第 八 章 · 舞会·····	054
第 九 章 · 情敌·····	061
第 十 章 · 异能·····	068
第 十 一 章 · 绵羊·····	077
第 十 二 章 · 聚餐·····	085
第 十 三 章 · 回忆·····	092
第 十 四 章 · 绑匪·····	098
第 十 五 章 · 基地·····	106
第 十 六 章 · 细雨·····	114
第 十 七 章 · 来客·····	121
第 十 八 章 · 王妃·····	129
第 十 九 章 · 旧事·····	137
第 二 十 章 · 欢梦·····	144
第 二 十 一 章 · 交换·····	151



第二十二章·乔乔·····	158
第二十三章·迷失·····	166
第二十四章·遇袭·····	175
第二十五章·皇位·····	183
第二十六章·身世·····	193
第二十七章·大典·····	200
第二十八章·陷阱·····	208
第二十九章·捉奸·····	215
第三十章·蜜月·····	221
第三十一章·桃源·····	228
第三十二章·惊变·····	235
第三十三章·弟弟·····	242
第三十四章·绝地·····	248
第三十五章·逃生·····	254
第三十六章·梦魇·····	260
第三十七章·结束·····	267
第三十八章·茉莉·····	274
第三十九章·旅行·····	281
第四十章·遇刺·····	287
第四十一章·归梦·····	294
尾 声 ·····	299

第一章·起程



我的行李出奇地简单，就一张卡片。
这个时代，一张卡，一个号码，就
可以走遍天下。

天气很好。这个天气很好的意思，是指今天没有尘暴，没有飓风，也没有陨石雨。天空是橘红色的，地面也是橘红色的。也难怪这里被叫橘炽，很形象很贴切，因为这里的确很热。

这里是星系边缘地带的一颗小行星。这里没有矿物，没有资源，地理位置也无关紧要，所以这儿没有移民肯来，只设有一个极小的信息中转站，工作人员一名。每个月补给飞船会来一次。

这是个寂寞得连光线都显得懒散无力的地方。

我就是这里仅有的一名工作人员，但是这里的常住人口却是两名。一个当然是我，另一个是我儿子，未成年，由我监护。我们没有别的亲属，他当然和我住在一起。我坐在监视器前面，他坐在我后面的游戏椅子上，戴着头盔，正沉迷于他的网络游戏世界。

也许所有的孩子都热爱游戏，我记得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最喜欢一款叫“童话世界”的游戏。在里面，每个女孩子都可爱迷人，每个男孩子都像王子或是骑士，大家热衷于在里面实现自己的公主梦王子梦骑士梦。儿子和我的兴趣不同，他喜欢的游戏名字都很怪。上一款好像叫“冲撞”，这一款叫“昏迷”。我开玩笑地说，那么下一款会不会叫“苏醒”？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告诉我，下一款游戏公司已经在制作，年底就会开放，名字叫“死亡”。

我无语，这名字也不算不合适，就是听着让人不大舒服。无论如何，在游戏里冲撞昏迷死亡，也总比他在现实中叛逆要强。

家务助理机器人把午饭摆在一旁，我拍拍儿子的肩膀。过了两分钟，他动了一下，手脚从套箍里缩回来，摘掉头盔，露出小巧漂亮的脸庞。

“干吗？”他问。

“吃饭。”我说。

他跳下椅子，伸伸腰又踢踢腿，“这么快就中午了？”

我把筷子递给他，“有句古话是这么说的，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觉得是不是？”

他露出嫌恶的表情，“别动不动就说让人听不懂的话。”但是看到桌上的饭菜之后，他的表情显得很意外，也很高兴。

“吃鱼啊？”

“是啊，你不是说想吃吗？上次补给船来的时候我让他们给带了一点。”

家务助理已经把鱼刺都去掉了，我把鱼肉拨到他碗里。他又拨回一半给我，撇撇嘴说：“我吃不完这么多。”

我抿抿嘴，没再说什么。如果可以，我也想让他天天都能尽情地吃自己想吃的东西。但是没办法，在这个荒僻的小行星上，我只能试着种一点蔬菜来改善生活，肉食什么的都要通过补给船才能得到，而且这些东西运到这里来，实在是太过昂贵。

“我觉得我们生活得不错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儿子前几天还说，“好多新移民星和矿工业发达的星球上，有人从出生到去世，吃的都是合成压缩食物和没什么味道的营养液。上次我玩的游戏里，有个人还说，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这辈子可以去一次地球，在地面的餐厅里吃一顿天然材料做的饭。这愿望很难实现，因为从他居住的移民星前往地球，太空航行的票价几乎是一个天价，中等收入的人，不吃不喝地把钱全存起来，也要存上三十年。”

是的。

“妈，蛮荒时代的人，据说每天都可以吃到这些天然的食物，是吗？”

我点头，“是的，那时候可没有营养液这些东西。再说，那时候他们不做太空航行，也没有必要做合成浓缩食品来以便携带。”

他又问：“别的星球的人呢？他们吃的也和我们差不多吗？”

我点头，“是的，相差无几。当然，有的人生活条件非常优裕，很有钱的人可以专门买一条运输船，专给自己运输食物。”

他哦一声，“对，游戏里也有人这么说过。”

儿子从记事起就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除了我和偶尔来的补给船的工作人员，他什么人也没有见过。他能谈话的朋友全是在游戏中认识的。

“小白。”

“唔？”他嘴里含着饭，抬起头看我一眼。

“我有话和你说。”

“那就说呗。”

我想了想，决定还是直说：“我们要搬家了。”

他不显得怎么意外，“是吗？是不是又监测到什么大块儿的陨石要撞过来了？我

们迁到哪里？西区？”

我说：“不是，我们要离开这里。下次补给船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们一起走。”

他差点被噎着，赶紧把嘴里的饭囫囵咽下去，瞪大了眼说：“离开这里？去哪里？”

我伸手把他嘴角的饭粒捏下来，“去的地方还没想好。不过我跟信息部签的合同已经到期了，你也长大了，该上学了，我们不能再住在这里了。”

他眨眨眼，“真的？”

我笑着刮了一下他的鼻子，手指上的饭粒沾到了他鼻子上。我笑起来，“假的，骗你的。”

他冲我皱一下眉，“妈你就爱骗人！”

不过话虽然这样说，他脸上却露出了兴奋的神情，“我们要收拾什么东西？我的游戏头盔一定得带着，嗯，还要带什么，我得好好想想……”

他鼻子上顶着白白的饭粒，摇晃着脑袋。上次给他理发的时候，家务助理程序突然间有大概一秒的延迟，然后一条白沟将他脑袋上的头发划成了两半。还别说，挺对称的。我看着那粒饭粒发呆，不知道这小笨蛋什么时候才会发现自己鼻子上沾上了这个。

他的兴奋，正说明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我的目光移向一旁。监视器的大屏幕上，呈现出外面世界的真实面貌，一成不变的，永远沉闷刺眼的橘红色。

“妈。”他在自己房间里喊了我一声，“我可以把我柜子里的东西都带走吗？”

我说：“可以，只要你拿得动，就可以都拿走。”

他探头出来，“我可以让乔乔帮我拿。”

乔乔是我们的家务助理机器人的名字，是我的前任留下来的。它一直忠于职守地照顾我们母子的生活起居。乔乔这个名字是儿子给改的，原来的主人叫它乔尼。儿子牙牙学语时，乔字会说了，尼字却迟迟没学会，一叫就是乔、乔地重复着，所以乔尼很自然地就变成了乔乔。虽然型号落后，性能一般，现在还有个别部件磨损严重，出现老化现象，可我们还是觉得它十分重要。

“妈。”

乔乔滑过来收拾碗筷。我边擦手，边随口问：“什么事？”

他从房间里探出头来，问：“我们离开这里之后，会不会见到爸爸？”

我愣了一下。他有点不大自在，眼睛盯着别的地方，声音比刚才小了一半：“我是说，如果顺路的话，我们会不会去见见他？你知道的——我从来没见过他。”

我有点茫然地坐下来。他有点着急，抬起头看着我，“我只是想看一看他，看看他是什么样子，就可以了。我除了知道他和我一样都姓李……连他叫什么名字，你都没说过。”

我有心理准备，这个问题他迟早会问的，不是现在，也可能是将来的任何一天，任何一个时候。不过他真的问了出来，我还是觉得自己没准备好。

儿子不屈不挠地追问：“他叫什么？他是做什么的？”

我觉得喉咙发干，嘴唇也干得厉害。他叫什么？我都快不记得了。“他……”我慢慢地说，“他叫……李汉臣。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被通缉。”

关于那时候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片混乱。那时候世道不太平，一切都失去了秩序。后来，我在一艘小小的太空船上生下了儿子。那时候小小的软软的一团，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会说会动会和我说不不要侵犯他的隐私权。我真想告诉他，对自己的妈妈要求隐私权实在是一件无稽的事情。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尿了我一身时的狼狈。那时候，没有家务助理，也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照料一个婴儿。他拉屎的时候我手忙脚乱，胡乱拿了一个仪器盒在下面接着，结果当然是报废了……

我记得那个人在那时候曾跟我说，他会尽他所能照顾我们母子俩。说那话时，他也很恪守承诺……只是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这不是任何人的错，那几年时局太乱了。到处都是叛乱、混战，今天还是四处流窜的小人物，明天摇身一变就成了叛党头目。还有曾经高高在上的贵族们，一夜之间落魄到一无所有的地步。

儿子的表情既显得意外，又有点不知所措。

我抬起头看着他。胸口有点发紧。我亏欠他很多，这件事也是其中之一。他的成长过程，我已经尽了全力，但是他仍然有太多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包括在一个正常环境下成长，还有，一个父亲。父亲这件事，也许是最让他感觉到缺陷的事情。不过在当时，我真的没有别的选择。

2

离开的那天，我已经预先收拾好了东西，把工作日志和一些其他需要交接的事项一一理清，放在工作室里。我的继任者还没有到，听说还要过几天才会到达。但是今天我们就要和补给飞船一起离开了。儿子十分兴奋，一夜都没有睡。因为要离开了，才发现有很多东西舍不得，拿起这件放下那件，似乎每件都是必须要带走的。

“妈，我可以带这个吗？”

我根本头也不抬，“可以。”

他犹豫一下，“算了，这个体积有点大。”

过了没一会儿，“妈，我们把这个一起带走好不好？”

“好。”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算了，外面应该也有，不用带了。”

这么挑挑拣拣的，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

我的行李出奇地简单，就一张卡片。这个时代，一张卡，一个号码，就可以走遍天下。当初我到这颗连名字也没有的小行星上时，除了怀里抱着的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再没有第二件行李。所以我的前任，一位到了退休年纪不得不离开的老者，把他的家务助理机器人留了下来。他说，虽然乔尼很旧了，但是当时的购买说明上说，它

具有照顾婴儿的功能。

谢天谢地，这世上还是好人多。比如给我工作的我的上司，帮了我很大忙的我的前任信息员——

其实我最应该感谢的人是李汉臣，没有他，我不可能生得下儿子。甚至没遇到他的话，我早就死了，现在再说什么也都没有意义了。

但是我只知道他的名字，还不清楚这是不是他的真名。也许是化名。还有他的长相，大概也不是真的。通缉犯用假名和易容是很自然的事，他不这么做反而奇怪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忙着流亡、逃命，后来还在流离颠沛中生了孩子。我们没有说太多的话，也没有想过太多的将来，那时候实在顾不上，每个人都只活在今天。

早上补给飞船来了，这次没带多少东西，只搬了两个金属箱子，应该是即将来这儿的下一位信息员的行李。人没有来，东西提前到了。我们已经准备好离开，儿子最终只带了他的游戏头盔，还有一个不大的小箱子，里面装着他认为是宝贝的东西。补给飞船上只有两个工作人员，还有三个机器人。

看到我和儿子身后跟着乔乔，来接我们的人有点意外，“这么旧了？还带着吗？”

儿子拉着乔乔的机械手，一脸坦然地说：“当然，乔乔也是我们家的成员之一啊。”

那个人笑了。我不想笑。因为我和儿子是同一个想法。

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家三口一样，没有乔乔的帮助，我们的生活会一团糟。到现在我都记得那时的情景，乔乔看起来粗壮的机械手，却能十分灵巧温柔地给儿子换尿垫喂营养奶液。还有，我生病的时候，也是乔乔没日没夜地看护着我，照顾着儿子。什么粗活活它都能做，性格温和敦厚，让我们彼此觉得温暖不寂寞。

对儿子来说，乔乔也许更让他有安全感，比我这个半吊子不熟练的妈妈还要强。

“小伙子，可是你的这位朋友只能在行李舱待着，你明白吧？”

儿子不大情愿地点点头。虽然他从来没有乘飞船出过门，但这个常识还是有。飞船上除了领航、操作机器人，在飞行途中，其他任何机器人都只能被切断能源待在行李舱里，和其他没有生命的物件一样。

看到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那个人显然又一次意外了。他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嘴唇上方那茸茸的一点毛发还不大像成年男人的胡子，说是汗毛更恰当一些。他曾经来送过一次补给，我记得他姓宋，名字记不清了，也许没问过，也许问过但是忘记了。

“您在这里待了很久了吧？”

我点头，“是的。”

“这工作很孤独枯燥，一般人都待不住的。”

我点头，“嗯。”

“您当时怎么会来这里呢？”

我郁闷，这个人的话怎么这么多呢？我不想说太多，牵着儿子的手登上飞船。乔乔不能跟我们在了一起了，儿子频频回望，一脸的不放心。我轻声安慰：“不要紧的，下船的时候它就回来了。”

儿子一直兴奋的小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点脆弱茫然的表情，尽管这里寂寞单调，可是这里是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地方。除了这里，他哪儿也没有去过，对外面差不多是一无所知。他拉着我的手，小声问：“妈，我们要去哪里呢？”

我也有些茫然。但是我却不能让他知道我同他一样，对未来并没有把握。他的不安是因为不了解，我的不安却是因为太了解。外面的世界没有儿子想象的那么美好，但是我不能让他一辈子都待在这个没有人迹的小行星上，他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曾经想过很多次，我选择这样的生活对不对。儿子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太少，也没有和旁人相处交往的经验，人情世故和世道险恶他都不懂。这样的他，却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这个社会，学会与人交往，学习处世……我要担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但是在当时，这是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飞船很小，也没有专门的客舱，这本来就不是一艘载客用的飞船。我们坐的地方实际上是工作人员的一间小休息室，只有两把椅子、一张床。起飞之前，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和儿子面对面坐着，他有点期待，也有点紧张。

“小白，你记得我嘱咐你的话吗？”

他点头，“当然记得。”

“那你再重复一遍给我听。”

咽了一口唾沫，他低声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告诉别人我的秘密，也绝不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能力。”

“不光要记得，重要的是，一定要说到做到。”

“知道啦，你说了好多遍了。”

“我这不是希望你记牢嘛。”我摊一下手。

他重重地点头，凑近我耳边小声问：“妈，为什么我有这个能力呢？你就没有，是不是我的爸爸有？”

我想了想，“我不太清楚，当时没有看到过什么异常的情形。再说，那时候情形太乱，也没有余暇去注意，大概他……是没有吧。”

他抓了一下头，露出苦苦思索的表情，不再追问究竟。我松了一口气。没过一会儿，他小声喊：“妈。”

“嗯？”

“你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没想什么是在想什么？”

我黑线，“没想什么就是在发呆！”

“哦，我知道了。”

我黑线了。

住了数年的地方，被到过这里的人起名叫橘炽的小行星在我的视野里渐渐缩小。飞船开始空间跳跃，小行星再也看不到了，眼前是一片流离的蓝色光影。一切看起来

那么绚丽，又那么茫然。就像我曾经经历过的过去，也一如我将要面对的未来。

♪

旅行一开始儿子觉得很新鲜，但很快就麻木和疲倦了。飞船不断地跳跃和滑行，中途停下来两次补充能源，都是在无人的小行星能源站上。儿子趴在舷窗边向外看，除了简单的机械设备，就只有一片冷落的荒芜。新鲜感一消退，他就有些萎靡地坐在椅子上，期盼这次航行快些抵达目的地。

“你睡一会儿吧。”我看看时间，“还有八个钟头才会到最近的新移民星，你睡一觉，睁开眼就会看到很多人了。”

“是吗？”他打起精神来，“那地方叫什么名字？”

我在资料浏览器上搜了一下，“叫双文星。”

“那里有多少人呢？”

“这个资料器上讲得也很含糊，要知道移民数量可能每天都在变化。不过这里的条件既然适合人居住，又有不少的淡水和其他资源，应该远多于这上面说的人数才对。”

儿子撇撇嘴，“妈，你当资料员也落下职业病了。”

我皮笑肉不笑，“是呀，不过现在我失业了。咱们这趟搭的是顺风船不花钱，等到了下一站，我就把你拆拆卖掉换糖吃。”

他笑，“好呀好呀，记得换了分我一半啊。”

我抱着他，揉他的头发。这孩子头发像我，很软。不像那个人。我记得那个人头发又硬又密……手从上面摸过去，刺得掌心痒痒的。

“妈，你想什么呢？”

我瞪他，“你瞎嚷什么，快睡觉去。”

“噫！你刚才的表情好奇怪……”

我刚才什么表情？我奇怪地看着他。

他笑得眯起了眼，“游戏里的大哥给我讲过，这样子呀，应该是叫思春……”

我一巴掌拍在他头上，恼羞成怒，“快睡去！”

他咕哝一声，爬上床直板板地躺下，眼睛闭得紧紧的，一看就是在认真努力地装睡。我想气又想笑。坐的时间久了，腰背有点受不了，我把椅背放低，半躺在那里出神。

“妈。”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小心翼翼的，“我想问问……”

“什么？”

他顿了一下，“那个，咱们真的没有钱过日子了吗？”

我一笑，“那倒不至于。你外公外婆去世的时候，留了一小笔钱给我。这几年工作呢，薪水也没有地方去花。这多亏你，好养活，不挑挑拣拣。所以存的钱呢，虽然不算多，但是供你上学还是没问题。等我们安顿下来，我再找份工作，你别为此担心了。”

他打个哈欠，“我才不担心呢。游戏里的大哥跟我说过，只要我去找他，他就教

我怎么打工赚钱，养活自己绝对没有问题。妈，我挣了钱都给你，你就可以买好些漂亮东西把自己打扮得特别好看了。”

我微笑着，看着天花板，“我还打扮什么？你都这么大了，我也老啦。”

他抗议，“妈，你还没到三十呢。”

是吗？是啊，我还没到三十岁呢。可是我真的觉得自己十分苍老了，似乎已经历尽了人世的坎坷波折。现在，我只想踏踏实实地生活下去，把儿子抚养成人。我的全部理想都是关于他的。我希望他健康，聪明，善良，勇敢……我希望他幸福无忧地长大，我希望他有光明的未来和幸福的人生……

关于我自己——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是不是曾经拥有过与儿子无关的，其他的理想与追求。或许每个母亲都是如此。作为一个女人，无论之前你有过什么样的梦想与人生规划，但是有了孩子之后，所有的重心就变成了他——就算不是只有他，但是重心也绝对是他。

儿子的呼吸渐渐平稳，他真的睡着了。

我坐起来，用最专注的目光，柔和地抚摩着他的面容。他的额角、鼻梁、嘴唇，每一处我都熟悉之极。但是每一次注视他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在看一件全新的、珍贵之极的宝物，无论如何也看不够看不厌。

记得不久前，儿子还曾经小心翼翼地向我探询，我和他的爸爸，是不是相爱，是不是有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不，事情和他猜想的不一樣。我和李汉臣，我们……我们之间不是没有感情，但是，这份感情应该与爱情，还有很大的差距。可是无论如何，我都感谢他。感谢他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与我相遇，感谢他曾经在流离混乱的生活中为我支撑起一片安稳的天空。感谢他将这么可爱的、天使一样的孩子送到了我的身边。

因为有了孩子，我茫然的没有目标的生活变得如此丰富繁杂，如此多彩欢乐。栖居在小行星上的这些年，因为有了小白，数年转眼即过，每一天我都认真地去，去听，去体会。

他一天天长大了。他的眉眼很好看，但是完全不像我。我想，应该是像他的父亲。

我曾经仔细地回想过，李汉臣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越是努力，记忆中的那张脸孔却越发模糊。明明他是一个存在感很强的人，可是，他的五官呢？他的相貌到底如何，我却怎么也记不清楚了。再说，他那张脸也未必是真的。总体印象是气质很好，外表……这年代说外表也没意义，改变外表实在太容易了。

刚开始发觉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心里有点发慌。但时间一久，我已经变得有些认命，无奈地接受了这种情形。也许那段时光留给我的，更多的是慌乱和沧桑。淡忘……也许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我戴上一副小小的耳塞，缓缓的音乐声流淌在脑海中。

往前走，不需要回头。过去的，早已经过去。

第二章·重逢



李汉臣？这名字听起来真耳熟啊……

等等，他说他是，李，李汉臣？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门里。

兴奋过头的儿子一睡下就彻底放松了，一直睡到补给飞船在双文星的空港降落，他才醒过来。这颗新的移民星环境很不错，降落之前我就已经看到满眼葱郁的绿色。

我们提着为数不多的行李走出航空港。我和信息部也再没有什么关系，顺风船只只能搭到这里了。

儿子一脸跃跃欲试，但是明显有些紧张。我拉着他的手，他还算克制，并没有特别离谱地东张西望。不过，发亮的眼睛和发红的脸颊还是出卖了他的心情。

“妈，你等我一下啦。”

我看看他望着的方向，微笑着停下来，“好，你去吧。快一点出来啊。”

他撒腿一溜小跑。我在靠墙的长椅上坐下来。乔乔站在我旁边，呆呆的不出声。对它来说，这里的所见所闻也远远超过了它落后的系统能够分析的范围。它毕竟是一款几十年前的智能机器人，而且还是专门为家务设计的助理。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它所陌生的不能理解的世界，它已经无法适应。

儿子很快回来，脸跑得红扑扑的。他把背在身后的手拿出来，手里有一小包糖，居然还有一朵鲜花。

“妈，送给你的。”

啊啊啊！沉默，有人经过。

……

仍然沉默，有人经过。

“妈？”儿子很奇怪地看着我，“你干吗？”

我泪汪汪地抬头，“我感动啊，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送我花……”

他有点黑线，“以前没人送过？”

我摇头。

“难道和你一起生了我的那个人也没有送过吗？”

我仔细想想，“绝对没有。我们当时是在难民船上认识的啊，他曾经分给我水，吃的，衣服，还有防身的武器，还有药……没有花。”

儿子的脸更黑了，“那种时候哪来的闲情送花啊。”

我点头，“是啊是啊，那时候最紧俏的就是食物、药品和武器。那会儿，有逃难的有钱人用珍贵的珠宝换水，等重的珠宝还只能换一半重的淡水呢。哎呀，扯远了，这花真美。”

我拿着花开始陶醉。本来是立刻要去找地方安顿下来的，现在也不急了。我们坐在航空港外面，拆开糖包，你一颗我一颗地分吃这种没听过名字的糖果。

“好吃吗？”

“嗯嗯，妈你吃。”

“我吃着呢，再给你一颗。”

等到糖吃完了，我才慢一拍地想起来问：“儿子，你哪来的钱买糖买花？我好像……没给过你零用钱啊。”

儿子冲我翻白眼，“不是好像，是根本没给过，小气的妈。”

我分辨：“咱们住的那里又没有人卖东西，给钱没用嘛。”

“所以我说不能指望你啊，你这个人一点也不可靠。”

“我不可靠？我不可靠我怎么把你养大的？”

他一针见血地说：“我是乔乔养大的。”

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小孩儿长大了，不可爱了。想当年抱在手里软软肉肉一团，吃吃睡睡呀呀嗯嗯地不会说话，手小脚也小，要多可爱有多可爱……”

“妈。”

“好好，不说了。我们先去找住的地方。”我们站起来继续走。

走了一段我忽然想起来，“哎呀。”

儿子一紧张，连忙问：“什么事？”

“你还没告诉我你哪来的钱买糖和花！”

他脚下似乎绊着东西，身子晃了一下，然后做了两个深呼吸才说：“我自己挣的。”

“你？你从哪里挣的钱？”

“游戏里，我在里面做生意啊，然后把里面的货币换成我们现实里的钱，再存进我的卡里就可以了。”

咦？

“妈，你不要那种表情，做生意有什么难的？就是低价收高价卖呗。”

“听起来很简单啊。”

“本来就很简单啊。”

我想了想，“那么，会做生意的李木白小朋友，你能不能告诉我，咱们现在去哪

里投宿最合适？”

他二话不说，直直地往前一指。我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

“星际旅馆？”

“是啊。”他一脸的理所当然。

这回轮到我爬满一脸黑线，“可是你知道这种档次的旅馆一天多少钱吗？”

他摇头。

“最便宜的房间一晚上也要三千啊。”

“三千？”

我点头，“就是我做信息员时半个月的薪水啊。”

他恍然，“啊……”

“这里是很贵啊……”

我说了一半被他打断，“是妈你的薪水太低了吧。”

……

我无语，这孩子太会打击我了。

“那我们住哪里呢？”

我挥挥手，“跟我走吧。”

最后，我根据自己在资料中得来的信息，找了一间出租房，三千块可以住一个月。

接着，就是给儿子找一所学校，给自己找一份工作。这样就可以先看看这地方前景如何，如果适合，我们就在这里定居。如果不合适，那也有充裕的时间再来找一个落脚处。以前听过一句话，我当时没怎么上心。后来想想，那句话说得还真有道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儿子的学校正在联系。他不肯从头读起，学校那边的意见是，如果他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也可以不从一年级开始读，但要做一个水平测试才能决定。

一大早起来，乔乔做了早餐，我叫儿子起床穿衣。这时，门铃响了起来。什么人呢？我琢磨着，在这里我们只认识房东。但是房东这么早来有什么事？

我按下门上的联络器，屏幕上出现了门口的情景。有个个子很高的男人站在门口，侧着身，脸看不清。这人肯定不是房东——除非他昨夜去做了增高手术。

2

“你是谁啊？”我有点纳闷。

那个人转过身来，小屏幕上映出他的面容。因为屏幕旧了，看得不是太清楚，可是真是不能不承认，就算是站在那里不动，也让人觉得他身上有种流动的东西，和旁人完全两样。这实在是个标准的……美男子。没办法，搜肠刮肚我也只能想出这么一句话来形容他长得怎么样。从小我就没有什么语言天赋，而且有个小毛病，一遇到什么急事，遇到生人，脑子就越显得不够使。可是这个人，我好像不认识啊？

他微微仰起头，露出笑容，牙齿雪白整齐，黑亮的眼睛微微眯起。我的心好像跟着漏跳了一拍。他说：“不认识我了？你的记性还是这么不好。”

我认识他？我怎么没有印象？

没等我反应过来，他说：“我是李汉臣。”

李汉臣？这名字听起来真耳熟啊……等等，他说他是，李，李汉臣？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门里。现在就算星际联邦主席站在我门外来进行亲善访问，我都不会这么震惊。是不是我还没醒？我还在做梦？抬起手来在脸上拧了一把，疼。疼就不是做梦。

这个李汉臣，是我认识的那个李汉臣吗？他，可是……长得和记忆中的样子不大像啊。虽然我已经不太记得他的模样，但是……不过仔细想想，我也真的不太记得李汉臣到底是什么样子了，这个人的眼睛眉毛，倒还真的很像我儿子。呃，或者应该说，我儿子的眉毛眼睛，长得很像他。

“不请我进去吗？”

我觉得手脚都找不着在哪儿了，嘴里答应着：“是，是，请进来。”

他笑出声，“你不开门，让我从哪里进？”

“啊，是，是，我这就开门……”我摸了好几下才摸到门的开关，按了一下按键。房门无声地向两旁滑开，那个人站在门前，成熟稳重，风度不凡，气势逼人。相比之下，他那种肯定是万中无一的长相，倒显得不那么突出了。

“好久不见了。”他倒很大方，抬起手来摸了摸下巴，“这才是我的庐山真面目。那时候情势所迫，不得已做了易容，你认不出来也很自然。”

我盲目地跟着他笑笑，然后才想起来说：“快请进吧。”

我退了一步。他踏进屋来。本来还算宽敞的屋子，多了一个人，突然变得又矮又窄，似乎连气都不够喘了。我揉揉眼，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实在……这么突兀，和我们这间小屋子这么不搭界。他穿着件银灰色的风衣，站在那里怎么看怎么挺拔，就算是去赴什么正式宴会也绝对合适，绝对没一点儿不妥当的地方。

“那个，你……要不要喝杯水？”

他点头，“也好。”

我接了杯水给他，他接过去。我还是有些迷糊，“你，你坐吧。”

他一笑，“怎么了，我来得太突然了是不是？”

我连连点头，“就是，你怎么突然就来了，就跟从天上掉下来的似的。”

他放下水杯，“可别，我开车过来的。要是从天上掉下来，那现在还怎么坐在你这里啊？我该被送到医疗中心去了。”

我忍不住一笑，“最近听说好几起陆上车事故，现在飙车的人实在太多了，自己车毁人亡不说，还连带着路人遭殃。”

他转头看看屋里，又拿起桌上的方便杯子看看，“你也是刚搬进来吧？”

我反问他：“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你是怎么找来的？”

他还没说话，房门一响，儿子睡意朦胧的声音传出来，“妈，你在跟谁说话？”